

# 对王兴舟散文的了解和认识

□石英

我对王兴舟本人及其作品都很熟悉，在这之前，也曾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不是因为这一次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才觉得他的散文写得不错，而是在这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就认为，在当前散文创作的浩瀚大海中，兴舟同志的散文是有水平、有质量的，写得很用心，对自己有取法乎上的要求。

由于我还读过他以往的几本散文集，所以我的发言就不仅限于最新出版的这本集子。

首先，作为迄今还一直担任比较繁重

的现职工作的业余作家，兴舟同志对散文（当然也不限于散文）的热爱是一贯之非同寻常的，不说是整个生命，也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二三十年间，兴舟同志对散文写作锲而不舍，从未间断。既然要写就力求写好，在每一篇文章的选择上也是如此：一是熟悉这块生活，二是喜欢这个题材，三是集中力量倾情倾力写好这一篇，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篇哪怕是区区两三千字散文的坚实载体。

其次是他的语言文字。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文字介于清淡与浓烈之间，总的来说是比较干净的。他长于写真，有画面感和具象感，但不是那种着力去营造氛围，而

似乎是信笔烘染所致。相对而言，他还是喜欢简洁，不该浪费笔墨时很“现代”，点到为止，绝不婆婆妈妈，唯恐读者不懂，啰唆个没完，有时不惜一步迈过而登堂入室，省却了多余的循规蹈矩。他不保守，更不盲目追逐新奇。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风格比较适合很多人的口味。记得我几年前读过他的一本散文集，其中的篇章味道就不单调，有的近于天真纯情、蓓蕾初开，有的又文意老劲，如入深山老林，古意融融，不一而定。

由兴舟同志的散文联想到散文及至整个文学作品的技巧问题。以散文为例，几十年前就有所谓“形散而神不散”的高论，

还有更具体的如“四规八法”之类。当然，也有对此不以为然的，最大的技巧仍是无技巧的说法。对此，兴舟同志都注意过，也思考过，却都没拘泥于何种圭臬，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或者说是“择己认为善者而从之”，还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和理解持之以恒地实践下去。对每个写作者而言，就像鞋是合脚还是挤脚，只有本人觉得合适才好走路，而且每个人的脚型和走路的习惯也都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的上述发言不是对他的鉴定，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我对他写作散文的感受与了解做了一些不全面的介绍，与多数人的共识做粗浅的对照。

## 字向纸上皆轩昂

□唐兴顺

《梦里，有几朵花儿在开》的出版，是安阳文学界的重大收获，是安阳文学事业的重大收获。这是一本纯粹的文学著作，是作家王兴舟的第五本著作，展现出兴舟先生最新的文学探索和文学面貌。前几天，中国冶金作家协会已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关于这本书的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先生、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先生等一些文坛大家参加了会议。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作家报》等都参加活动做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与此同时，《安阳日报》以及多家知名网络平台也都发表文章，给予很高评价。完全可以讲，《梦里，有几朵花儿在开》这一本文学新书是在全国文坛有声音、有影响，在安阳文坛争相热议传诵的一本著作，是安阳文学界的光荣和骄傲。

全书107篇，我没有全部细读。我读书的具体情景是，上到书房，正襟危坐，静心诚意翻开书本，随机翻阅，认真地抽读了10篇文章。这10篇文章是《麦黄杏熟时》《洹河之鱼》《梅花吉祥》《随缘》《我想给父亲写封信》《小碾村》《关于花椒》《林泉山庄宴游记》《饱读》《等闲识春》。别的不是没看，是比较粗略。这10篇文章我一句一句看，有的看了多遍。像《关于花椒》，珍珠炮的排比，憋不住的情感，写对花椒由不喜欢到喜欢，花椒的品质，人的品质。很多都是4字句，表现出作者的文学才力，提炼和概括自然景观的能力一气呵成，吐字即锦绣。《洹河之鱼》涉及2000多年前的庄子和惠子关于“安知鱼之乐”的哲学和美学讨论，写与钓鱼人对于鱼的认识，说鱼由被钓到放归，可以刺激鱼的生长等，都有新意。《梅花吉祥》是从一幅带着梅字的古画切笔，联想到一个叫梅的女同学及其名叫香吉的丈夫。几句诗随意生发，如折取生活之树上的一根短枝，没有造作，没有写文章做出来的架势，如从身边生活的河流里舀上来的一壶水，酸甜苦辣，原汁原味。我感觉兴舟取材是广泛的，多是在自然和俗世生活中的所思所感。他的语言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短句、排比、铺张，有的文章文思很细，情景婉约，但句子往往都是规整的、立体的，有强烈质感，铿锵有力，所有文字都站立着，带着生机和意趣。很像韩愈的一首诗中说的，字向纸上皆轩昂。兴舟语言的这个特点很明显。我揣摩这可能是他长期创作而形成的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排比句很多，有些段落可能作者正在激动状态，简直是风雨不透的排比，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里透露出对自然不同寻常的热爱。山水草木、时间空间、土地庄稼，眼过之处，摄其精神，付诸文字，跳跃和流动在文字里是一种没法儿的喜爱。我曾经在一次文学交流会上说过，文学可以让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多一条途径或密道，让我们在分解和组合客观事物时多一种本领。一事一物当前，可以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得人所未得。兴舟写自然的一些作品，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王兴舟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位作家，从事写作已经很长时间。从学校毕业后，王兴舟短暂做过教师，然后一直搞行政管理，一级一级做。他确实确实是一位官员。研究王兴舟，我们不能忽视他的这个身份。我们要强调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一直在追求文学。这一点我比较了解兴舟，他对文学艺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喜欢。他是从一开始就把写作、把文学当成生命的至高荣誉来对待的。这一点也影响着他的整个人生布局。虽然一直是业余写作，但是他一直是认真的、孜孜以求的，带有朝圣般的文学情怀。这样的人完全可以换一个面貌行世。但兴舟不，从里到外，以文学为光荣，以当文人为光荣。这还表现在他真诚地融入朋友圈，以文人的脾气和习惯与人交朋友。他在安阳和安阳之外都有广泛的人文朋友圈，与朋友的交往和友谊让许多人很感动。王兴舟的这个特点是很值得称道的，甚至是需要勇气的。王兴舟的文化意义是内容丰富的，是值得研究的。



湖光山色 □马克勤 摄

## 舟行万里传花香

□张欣民

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出差到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文字学家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姜里城，是文王演周易的地方。安阳还有“人工天河”红旗渠，更有雄浑壮美的太行山。这些都闻名天下。安阳，皇天后土，气象非凡。近读安阳人王兴舟的散文集《梦里，有几朵花儿在开》，如同在安阳穿行，古朴鲜活，深厚丰富。捧读中，馨香之气扑面而来，越细读味道越浓，越深思越发掘出古玩珍宝、奇花异草。

我们读书，不仅要注重文字的美，更应注重文字的广度、深度，这样可以让人在读书的过程中有独特的发现，获得独特的享受。写书的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在《姜里城》这篇散文里，我们知道作者在汤阴十中做过教师，教的是高中历史和地理。为了工作，更是为了对学生负责，他深入研究历史、地理，读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蒙古秘史》，同时研读了西周、东周两朝历史。他在上学时还通读了《资本论》。苏轼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自华之人其文也会有常人没有的华，自华更是文学创作的营养液。广博的知识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他的散文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他的散文里有佛语，有古言，有禅意，有散语，有哲理，当然更多的是今日之理念。将这些语句有机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凸显其艺术之美，如享受一桌丰盛的美味大餐。《佛堂》写道：“在佛堂里，虽没有木鱼铃声，没有碧瓦飞甍，没有佛影梵音，但却感到禅意浓浓……夜宿佛堂村，享受的是静到极处的雅趣，天上的星星像灯，林中的鸟鸣如歌，地上的虫吟似雨，甚至还可以听石墙另侧传来的鼾声。”读着他的散文，是美的享受。

兴舟笔下的峻岭河谷，风花雪月里满是柔情，水墨写意里都是雅致。我们品读具有跳跃性的句子，体会到他对生活的热爱。说他的作品具有艺术之美，是因为体现出清新明快、蓬勃向上的韵味和格调。《林虑山记》写道：“它像一位威风凛凛、身披战袍的大将军，从北京西山出发，一路拖袍南下，随势起伏，把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各抛一边，让战袍飘坐在祖国北方，化作一脉巍峨峻极的高山，那就是太行山。”多么新奇形象的

比喻，巍峨的太行山立刻耸立在面前，令人仰视和惊叹。“每到饭时，要赶饭事。为了省去跑路的麻烦，饭是要一次够吃的。所以山里人碗里的饭都要堆得高高的，像一座小山，人隐在后面，吃着吃着就把头埋了进去，不等他吃完你别想看到他的脸。饭事是山里人一天当中最热闹的地方，新闻满天飞，八卦乱成堆，所以吃饭要饭碗一摆，还要胡喷狗扯上半天也不回家，这时你就会看到穿戴规整又略显臃肿的妇人，怀里奶着孩子，露出大半胸膛，站在矮墙垛上，扯着嗓子，嘴里带着脏字，骂骂咧咧地朝着自己的男人呵斥。男人们倒也知趣，在一连串的骂声里，把吃得滚圆滚圆的肚囊往上一提，整个肚子像灌满水的塑料袋子，一涌一涌地耸着波线，相互间偷偷地扮个鬼脸，挤着小眼笑笑，就低着头回家了。”读着这样的作品，如身临其境，一幅山村人的生活画卷跃然面前，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美无处不在，真正的美就隐藏在自己身边，在平凡生活和寻常事物中。正如兴舟说的，书中大部分文章写的是以故乡为中心的太行山风情——“这是我与生俱来、摆脱不了的”。太行山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他不可去除的文性之心。兴舟用《梦里，有几朵花儿在开》作为散文的书名。有几朵花儿呢？数了数，共有107篇，加上后记刚好108篇。108篇如108朵花儿在开放，当然是纯数字的花，是无数朵花竞相开放，有大自然的美丽山水之花，有古刹钟声之花，有山林鸟鸣之花，有风花雪月之花，有居家过日子的盆盆罐罐之花，有养生治病的药锅之花，有友情之花……繁花似锦。这些花有大花、有小花，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是他对生活的爱。他时不时或自觉不自觉地用生活的眼光打量生活，把自己的笔化成独特的观感来感悟生活。

他的散文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句子短小精悍，行云流水般，标点符号之间句子多于10字的很少，几乎没有超过20字的，4字的短句也可以说是词组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文中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不觉沉闷，聚起成文，散开为诗。文中自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意。用笔细腻，极为讲究，色彩鲜亮而又蕴藉，在精雕细琢中激发文字的味道，很有经典散文的韵味。《山里观瀑记》中，“这里飞瀑

成串，山溪从山野里跌落下来，一个跟头就是一片景色。而且每景如画，每画如诗。如画的时候，取舍有别，详略得当。该水多的地方，水平如湖，碧波荡漾。如诗的时候，双声叠韵，水流穿石入潭奔腾而下，如两玉相碰，铿锵有声，水流渐缓，曲曲婉转，但平仄俨然”。《山茶》一文里，“漫山遍野的连翘树丛，苍翠蔚然，古拙遒劲，高不盈尺，宽不满步，不生不灭，不盛不衰，不蔓不枝，享山水之润，吸云雾之灵，获日月之华”，读着能让人嗅出文字的馨香。

兴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从这本书里就可以看出来。其中有一章《春天，究竟有多少日子》，从2017年元旦的《雪花》开篇，几乎每天写一篇，一直写了一个春天，多则数千字，少则几百字，除夕、农历正月初一也没有停笔。《春节前的夜》写道：“鸡要报春晓，地要染春色，没办法，谁也挡不住。春天来了！岁在丁酉，天下大吉！”为了写太行山，写属于自己的山，或邀友，或独行，他攀岩登峰，跋山涉水，用山水激发灵感，苦中不觉苦，苦中寻乐。在《山路》中，“一路紧张与舒缓交替，惊险与惊喜相伴；起风了，人衣如帆，顺风则踉跄快进，作飘摇之态；逆风也艰难难行，呈婀娜之姿；立刻风摧欲倾，一木难支；行则飘忽不稳，若柳拂风，竟令人很有几分害怕呢！……但绕过山弯过去，又都是些新的欢乐和惊喜。因为绝美的风景，总在山路的尽头”。

兴舟将每一次工作调动、工作地点的变化，都看成是一个码头。在《姜里城》里他说道，姜里城是他人生旅途的第一个码头，从此他这只舟开始了人生的航程。他说，凡居住过的地方及参加工作后能独立使用的办公室，多要给它取个堂号或斋名。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码头。每到到一个码头，兴舟都会补充文学的装备（生活），给养，开始新的航程。面对飞逝的时光，世事沧桑，兴舟说：“人过五十，一切都是急促的，前面的事情众多，后面的期望殷切，我是不能有丝毫懈怠的。我不会徘徊，只有奋然前行，因为太行山永远在那里，我听到了呼唤，也受到了鞭策！”我们似乎听到了他启航的笛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舟行万里传花香，我们期待着兴舟在波澜壮阔的航行中拾取更多的文学珍宝。

## 山水林泉里的风度

——读兴舟先生散文记

□扶风

印象中，陆陆续续读兴舟先生的文章是不不少的，篇幅都不大，很合我的胃口。他的文章活泼有趣，文化味儿浓，兼之以亲身的经历或者说原本便是他真实的文化行为，而记录不过是留下了文本。他的大部分篇章都与太行的山水林泉有关，但他又居住在城市里，有一点城市里的寒山而伴山寺之拾得的况味。

人的面目在世上的出现总不能由着自己，所以灵魂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往往刻画着我们的另一个面目，这可能才是真实的一面。兴舟先生笔下的真，保守着散文里天生的诚意，很坦荡的自由之中丰含着大自在。这是总体的感觉，这样真的笔墨，在他记录太行这一地理对象时感同身受，认为他在品摩山水景物与林泉境界里得到了一些秘不外露的暗示。

太行林虑是兴舟先生的故土，笔墨比他人多了一些基因里的东西。林虑的人文风光丰厚得很，山人淳朴，山花烂漫，是一幅书写不尽的山水长卷。人在故乡百里之外，身在仕途公务烦冗，而世间杂七杂八打理完毕，早已心累如泥。虽然不至于如莼鲈之思，但见秋风起，乃思林虑嶙峋青绝，夜夜明月，朝阳霞谷，红柿流丹。心思重返故里山河，人到中年，实在是没有什么能比笔墨更情怀的了。所以兴舟先生写太行风土的味道，一沟一峰，一花一树，一空一色，一心一意，绝不是山水浪荡子可以浮华而得的，常如默默佛禅人，善待萍水相逢客。

因此，细读他的散文，每到笔墨点染的境界，便有飞云破空的精妙。我们到山水林泉中去，总免不了作雅，但兴舟先生的化俗之雅完全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这缘于他对太行林虑山水林泉总体生命的观照。从《贮云集》到《太行风土小记》，再到《梦里，有几朵花儿在开》，以精短美文的形式规划个性化的太行文学地理图表，这其实是宏大的架构，把一片山水人文从地面上贯注到笔墨里，再透迤到读者的内心江湖，形成风调雨顺的良性循环。

《梦里，有几朵花儿在开》这本散文集，百篇文章，写太行古村，山中行记，各种花香，都是我们入太行而常见的事情。但这些常见的事情，在兴舟先生的笔下，大约就可以来一番不寻常了，常与我们之常而不常，于是就有别样的风景人物，偏僻的玄妙境界，独特的另类踪迹。比如游记写得旷达，故事写得豁达，赏花写得妙达，对景写得至达。林虑是一片大山野，在这片山野里的胸襟，走着走着就大了，走着走着就大了，与山同大，与水同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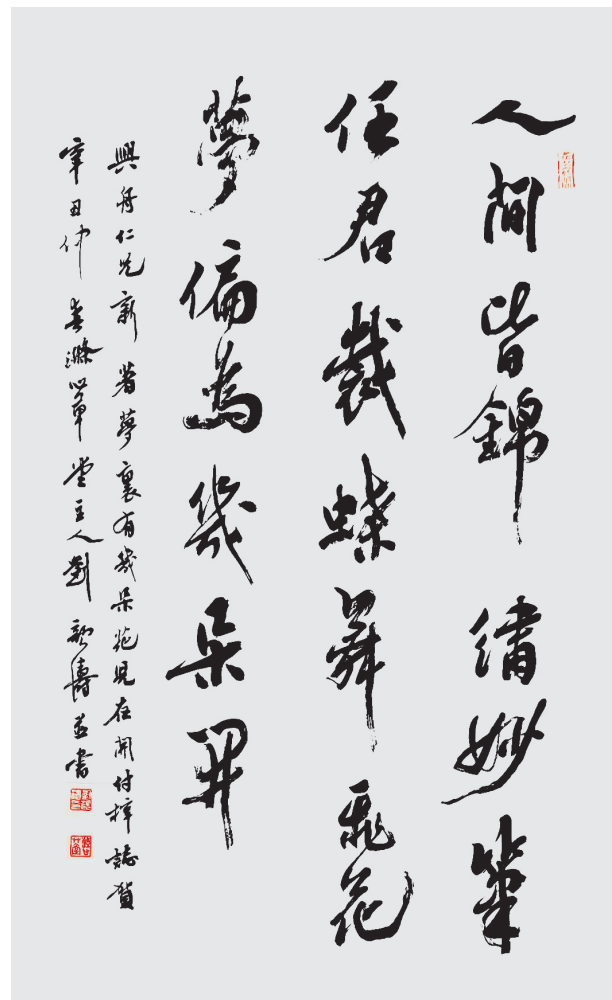
唐兴顺先生对兴舟先生的文章有过极精当的评价：“在他的文字里，太行山就是一个全能的有血有肉的感情丰富的世外高人，他与他之间似乎建立了一条特殊的情感通道，一沟一峰、一草一叶、一村一舍、一座坟墓，抑或一只兔子、一只飞鸟、一窝虫子，随时随地，作者皆可以‘一苇渡江’，进入那博大的胸怀。”评论兴舟先生的文字，同为山人的唐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特别建立了一条特殊的情感通道这个点化，确实是眼光独到而犀利。我读兴舟先生的这一类散文，也总是逃不脱这句评语——他们两个之间大约也是有特殊通道的。

譬如那篇《林虑山记》，就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兴舟先生的笔墨风度。与其他的篇章不同，《林虑山记》集中表现出了大的一面，眼界的大，思维的大，结构的大，在谋篇布局、据点立意上环环相扣，体现出了太行林虑雄秀特色、人文深厚的里面，层层叠叠的丰富多彩，曲曲折折的复杂深刻，大大小小的沉重悲壮，大尺度油画一般立体地将整个太行林虑竖了起来，展现出北方山水的宏观视野。

我比较喜欢语言，这也是喜欢兴舟先生文章的一个原因。有些人的语言好，是一读上去觉得好，不能读二读三，但兴舟先生的语言是上去就好，下来也好，哪怕是不上来也不下去，也有半空里的好。他的语言风格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但在繁复处又百转千结，正百转千结时，忽然又一刀两断。

我有时读他的文章，其实并不在意他写的是什么，只是感受他的氛围和营造的环境里极为自然的世界。这种缓慢丰富的推进，令他的语言与文章紧密不可分割。比如写梅，写秋雨，写听桂堂，写山魅，写村庙，写溪流鸣蝉，写惊雪忧蝶，好一派山水林泉之下，微醺而醉，步履从容，把山外那些拘束放开了去，还有一个山水如相迎的风度回来。

与有风度的人相处，读有风度的文章。梦里花开，亦如露水，亦如平湖。



人间皆锦绣，妙笔任君裁。蝶舞飞花梦，偏为几朵来。 □刘颜涛 诗书